

高步

瀛著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選李注義疏

京都下

魏都賦一

左太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

性仁義禮智恨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
問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

高步瀛著

曹道衡
沈玉成點校

文選李注義疏

中華書局出版

第一冊

高步瀛著
曹道衡、沈玉成點校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25號)

中華書局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價：0.001—0.100

書號：10018·238

文選李注義疏

文選李注義疏

(全四冊)

高步瀛著

曹道衡點校
沈玉成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高步瀛著

曹道衡點校
沈玉成

中華書局

850×1168毫米 1/32·64 印張·1351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6,1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556

定價2.40元

今人一些文章，更覺豐富。又咬玄思詩三階類、本音隱密書（優時）、吳語、魏碑志、續雅志之強、且並後集前言：『言』終其是非，並搜出類文爲兩篇。胡朝問引了卷額（見一六二三至一六二五頁），其餘如：呂澣高刀對出並韻表丁印、咬玄思賦、咬玄思頌、吟士林類、祖風一篇等問題，高刀的歸屬頗難明。

最非《文選》這部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自從編定以來，首先爲此書作「音義」的是隋代的蕭該，其書久已失傳。由隋入唐的江都（今江蘇揚州）人曹憲也治《文選》之學，他的弟子李善作《文選注》，於唐玄宗顯慶三年（六五八）上表進獻。此書歷來被人們公認爲《文選》的權威注本。後來唐玄宗時的呂延祚召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和李周翰所作的「五臣注」，就遠不如李善注，這是早有定評的。但文字實退出書。但李善注成書後，由於傳鈔已有脫誤，後人刻「六臣注」，把李注和「五臣注」合在一起，因此屢亂。今本李注是人們據「六臣注」輯出，有些版本（如汲古閣本）還有個別地方，沒把誤入李注的「五臣注」文字刪去。此外也有李注被誤認爲其他注而刪去的。因此今本李注，已非本來面目。但李注雖被屢亂，又多奪誤，仍不失爲研究《文選》的最重要注本。同時，由於李注引書宏富，據統計達一千五六百種，其中許多書都已散佚，佚文賴李注保存至今，對輯佚和考訂名物訓詁，有極大價值。所以清代學者如汪師韓、孫志祖、余蕭客、胡克家、錢泰吉、梁章鉅、胡紹煥、朱珔、薛傳均、張雲璈等，都曾致力於此書的校勘和箋釋工作。高步瀛先生的《文選李注義疏》一書是總結了上述這些學者的成果又加上他自己的許多精湛見解而成的集成大作。（華書局）不衣襟蓋照出題。宣統二年秋李善注義疏。長沙刊出一式一式半。

▲高步瀛（一八九七—一九四〇）字闓仙，河北霸縣人，曾任北京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教授，所著

其原貌。如第一三四四頁《魏都賦》疏中考出「亭亭峻趾」句的「趾」字，李注本原作「趾」，「五臣注」本作「時」。汲古閣本作「時」，乃誤從「五臣注」本。注中「詩」曰「二字，宋尤表刊本作「毛詩」曰」，則從胡克家《考異》刪去「毛」字。因爲稱「詩」是舊注之例，稱「毛詩」是李善注之例，而此注是舊注。第五二九頁《孟津》「二字注文，下文引《尚書》作「盟津」。高氏引朱琦說，考定「《尚書》曰」以下是李善注，今本誤脫「善」曰「二字，並進一步指出「疑薛（綜）本作「孟」，李氏及五臣作「盟津」耳」。又如《兩都賦》題目下有一段注文，《義疏》據胡克家等人說，考定非李注亦非五臣注，加以刪削。《兩都賦序》注所引《後漢書》文字，高氏也引姚鼐、李詳說，並指出不是范曄《後漢書》，而是他人的著作。這些見解都很精確。高氏在校正《文選》李注文外，有時還兼及李注所引他書文字，如第九六四至九六五頁，注引「《楚辭》曰：『倚沼瀛瀛』」句，高氏詳核注文，認爲劉逵時《楚辭·招魂》王逸注本作「倚沼瀛」，班固本「瀛」作「哇」，今本王注兼有兩字，且注曰「哇，猶區也」，「疑後人所增」，而校《文選》者並據今本《楚辭》，於本注「倚沼瀛」，「沼」字下增入「哇」字，而「班固以爲哇」五字遂不可通矣。這不但解決了《文選注》的一個版本問題，而且也解決了《楚辭》的原文問題，真可謂巨眼卓識，不能不令人信服。第三〇三至三〇四頁當然，像《文選李注義疏》這樣百萬字以上的巨著，且係五十多年前所作，也間有其不足之處。如許多疏釋引文過多，雖見功力，也難免煩瑣。有時一個問題前後複見，這是歷來注疏家常有的情況，此書亦在所不免。小題《景六六》至《景六八》頁，《景六八》文數語，其引文字又《韻書·悉辭志》、《廣雅》、《梁》此外，高氏引書極博，雖核對原文，有時亦不免有失校或筆誤之處。如第十頁引《漢書·宣帝神爵

四年詔，誤爲「二年」；第三〇〇頁「說文」誤爲「文選」，「系部」誤爲「系部」；第一三六七頁引《戰國策》「蒼鷹擊於殿上」，初版「鷹」誤「隼」，「上」誤「下」；第一五一四頁引《左傳·昭公十七年》誤爲「襄公二十九年」；第一五一五頁引《文選·子虛賦》注誤爲《上林賦》注。這種例子我們都根據原書加以校正。

還有些地方，顯是排印之誤，如第七十六頁的「排持」，原作「排特」，但「排特」不可能是俚路支的對音；第七十七頁「體格力斯」（今譯「底格里斯」）原作「體力格斯」；第四六六頁引《藝文類聚》的「鳥獲」二字，「鳥」誤「烏」。這些顯係錯字，我們就逕加改正。但是有些時候，是高氏引別人的著作，如梁章鉅等古人著作中所引的書，往往與原書文字有所出入；還有高氏自己所引古書，有時由於誤記，而又加發揮，若加校改，等於改動高氏文字。如第一三一頁引《韓非子·十過篇》：「赤地千里。」查《韓非子》原文，實爲「赤地三年」。像這種例子，爲了存真起見，我們也未予改正。總的來看，這都屬於大醇小疵，並不影響本書的根本價值。

最後，還要說明一點，就是《文選李注義疏》是用文言文寫的。對這一類學術性的文言文加標點，常常會遇到一些很難解決的技術問題。如「史漢某傳」、「左某某年傳」等語的書名號，就難於有一個合適的體例。我們現在採取的方式，是否妥當，也不敢自信。其他問題尚多，不一列舉。再說本書涉及的内容十分廣博，限於水平，點校中肯定有不少錯誤。這些都誠懇地期待着大家予以教正。又，對《漢中言》關於歸併某些問題，承王文瀾同志對《藝文類聚》意。

敘

予少時習舉業，見昭明《文選》，慕其彩藻宏麗。私自諷誦，遇不解者，輒稽於注。復不解，則多方諮詢，以漸渙釋。然但賞其文辭，猶未知有所謂「《文選》學」者也。後稍讀清儒考據家書，見時時援引《選》注，而輯佚書者亦多取於此，始知李注之可貴。後以公車至京師，得汪氏《文選理學權輿》一書讀之，乃漸搜集諸家關於《文選》之著作，擇其善者，彙錄書眉，然猶未有撰著之志也。民國初元，注姚氏《古文辭類纂》。所注諸篇，互見《文選》頗多，然猶未專事於李注。近年承乏北平大學師範院教授，任有《文選》科目，始有講義之作。今夏無事，復取講義損益之，以付剞劂。昭明之書，包羅宏富。其從子蕭該，首爲《音義》，惜今不傳。至於唐代，集《文選》學大成者，斷推李氏矣。蓋以畢生之力，改至三四，乃成定本。或斥其釋事而忘意，殆出當時妒者之口，不足道也。然一厄於五臣之代纂，再厄於馮光震之攻摘，三厄於六臣本之屢亂，四厄於尤袤諸本之改竄。夫馮書未成，姑不論。五臣雖有書，而決非李匹，前人已有定議，則厄焉猶非其極。獨至屢亂之，改竄之，使其精神面目皆已失真。而綴學之士，雖力爲耙梳，終不能復其本元，斯則可爲太息者也。古

人著書或不成，成矣或不傳。幸成而傳且久矣，而爲後人屢亂點竄又若此。則夫蓬衡下士，困於衣食奔走，卽一書之成否且不可知，又安問茫茫不可知之人與不可知之世哉？惟俛焉日有孳孳而已。民國十八年八月霸縣高步瀛識。

如宋本。迺孔其釋事而忘意，取出當却故書之口，不另改出。然一引孔正亞之升纂，再引纂，皆今不刪。至筑書升，集《文選》學大知音，補註李刃矣。蓋以畢生之次，迄至三四，已計。今夏無事，對煩補義，則益之以付隨。卽即之書，以羅宏富。其翁于蕭蕭，首風《音冬》，然辭未事，事效李書。我卒承之北平大學，補譚劉蓬對，升育《文選》探目，故言補義之旨，然辭未言對善之志也。另國師元，升效刃《古文釋義纂》。祖書蕭蕭，正良《文選》讀升刃《文選》照學對興，一書歸之，已補對集蕭案關免《文選》之善計，對其善音，致疑書案書，見朝朝對臣《數》書，而轉升書音衣冬，煩效也。故取李書之同貴。對以公車，至京補，順冬式蕭蕭，以薄典釋。然卽賞其文，稿辭未映言祖語，《文選》學，皆出。對辭蕭蕭，蕭蕭對千少朝晉舉業，見卽即《文選》，意其錄蕭志翼。味自蕭蕭，數不難音，神辭效也。對不難，

徐

目錄者，皆以《文選》冠總集云。○序乃敍之借字。《爾雅·釋詁》曰：「敍，緒也。」《說文》曰：「敍，次第也。」《釋名·釋典藝》曰：「敍，抒也，抒洩其實，宜見之也。」案：「抒，舒之借字。」

《梁書·梁簡文帝集》：「敍，抒也，抒洩其實，宜見之也。」案：「抒，舒之借字。」

梁昭明太子撰

《梁書·昭明太子傳》曰：「昭明太子統，字德施，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生於襄陽，天監元年立爲皇太子。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

諸子傳曰：「昭明太子統，小字維摩。餘同《梁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十曰：「《文選》，梁昭

明太子蕭統纂。前有序，述其所以作之意。蓋選漢迄梁諸家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

秀才文、表、上書、啟、彈事、牋、記、書、移、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符命、史論、連珠、銘、

箴、誄、哀辭、碑、誌、行狀、弔、祭文、類之爲三十卷。實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

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則所錄皆前人作也。步瀛案：「昭明《序》明言姬漢以來，此云漢

迄梁，殊畧漏，而歷舉各體，亦疑有脫誤。如「記」當作「奏記」，「議論」當作「設論」，下當有「辭」

字。」《史論》下當有「史述贊論」四字。「銘」、「箴」二字亦當互易，與本書始合也。王應麟《玉海》

卷五十四引《中興書目》曰：「《文選》，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人才士

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表、書、啟、牋、記、檄、難、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誌、行

狀、弔、祭文、類之爲三十卷。實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

蓋其人既往，而後其文克定。然則所錄皆前人作也。步瀛案：「昭明《序》明言姬漢以來，此云漢

迄梁，殊畧漏，而歷舉各體，亦疑有脫誤。如「記」當作「奏記」，「議論」當作「設論」，下當有「辭」

字。」《史論》下當有「史述贊論」四字。「銘」、「箴」二字亦當互易，與本書始合也。王應麟《玉海》

卷五十四引《中興書目》曰：「《文選》，昭明太子蕭統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漢迄梁文人才士

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表、書、啟、牋、記、檄、難、問、議論、序、頌、贊、銘、誄、碑、誌、行

狀、弔、祭文、類之爲三十卷。實常謂：「統著《文選》，以何遜在世，不錄其文。」

「曾狀等爲三十卷。原注曰：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案：此謂統與何遜、劉孝綽選集，而《梁書》、

《南史》遜、孝綽傳皆不言其事，未知何本。楊慎《升菴外集》卷五十二曰：梁昭明太子統，聚文

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

士，集《文選》。

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

著之。步瀛案：《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三引《襄沔記》曰：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昭明太子於

曾於此齋造《文選》。又引《雍州記》曰：高齋其泥色甚鮮淨，故此名焉。昭明太子於齋營集道

義，以時相繼。王象之《輿地紀勝》：京西南路襄陽府古迹，有文選樓。引舊《圖經》云：梁昭

明太子所立，以撰《文選》。聚才人賢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

陵、王筠、孔燦、鮑至等十餘人，號曰高齋學士。升菴之說，殆本此，而改王筠爲王固是也。然此

說乃傳聞之誤。昭明爲太子，當居建業，不應遠出襄陽。考襄陽於梁爲雍州襄陽郡。《梁書·

簡文帝紀》曰：天監五年，封晉安王。普通四年，由徐州刺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

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雍州刺史。《南史·庾肩吾傳》曰：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

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操、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嶠、王固、孔燦、鮑至等十人，

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是高齋學士乃簡文遺迹，而無關昭明選文也。大抵地志所

稱之文選樓，多不足信。揚州文選樓，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南，或云曹憲以教授生徒所居。池州文

選閣，在今安徽貴池縣西，則後人因昭明太子祠而建者也。升菴狙於俗說，不能據《南史》是正，

而反謂十學士姓名人多不知，陋矣。○《說文》無撰字，《言部》「譔」下曰：「專教也。」《禮記·祭統》曰：「論譔其先祖之美。」《法言序》、《學行》以下等篇皆曰「譔」。《漢書·揚雄傳》曰：「譔以爲十三卷。」顏注曰：「譔與撰同。」雷學淇《說文外編》曰：「撰又有爲撰述者，正作譔。」此志觀式觀元始，眇觀玄風。

五臣注張銑曰：「式，用也。」《學海堂初集》卷七，張杓《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注》：「鄭灝若曰：『毛詩·邶風·式微』鄭箋曰：『式，發聲也。』步瀛案：『爾雅·釋言』曰：『式，用也。』《詩·式微》、《節南山》毛傳，皆訓『式』爲『用』。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四曰：『詩中言『用』者，亦語詞。』○《易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選序》注劉瀛曰：『《漢書·律曆志》曰：『元始有象。』張銑曰：『眇，遠也。』觀，見也。步瀛案：『《淮南子·主術篇》高誘注曰：『觀，觀之也。』○《選序》注張杓曰：『《廣雅·釋詁》三曰：『玄，道也。』《管子·心術上篇》曰：『以無爲之謂道。然則玄風，無爲之風也。』曾釗曰：『《晉書·陸玩傳》：『玩自陳曰：『不能敷暢玄風，清一朝序。』步瀛案：『本書《文賦》李注引字書曰：『玄，幽遠也。』庚元規《讓中書令表》曰：『沐浴玄風。』《西京雜記》曰：『金鉏內陳史記。』《齊高祖》曰：『即太子允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同韻。』

《禮記·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鄭注曰：『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釋文》曰：『「橧」，本又作「增」，又作「曾」。茹，音汝。』孔疏曰：『雖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陳澧《禮記集說》曰：

《易·豫卦·彖傳》曰：豫之時義大矣哉。○以上文章之由來。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

五臣注：呂向曰：椎輪，古棧車。大輅，玉輅。質，樸。增，厚。曾，則。微，無。凜，冷也。言玉輅因椎輪生，增冰由積水成。然玉輅無質，積水無寒。何哉，言何故如斯哉。蓋自設疑問，以發後詞。踵，繼也。厲，嚴也。○曾釗曰：椎輪卽椎車也。《淮南子》曰：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椎車至今無蟬圍。《鹽鐵論》曰：椎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案《廣雅》：蟬攫，輶也。王懷祖《疏證》曰：「輶」與「蟬」通。「輶」與「圍」「攫」並通。據此則椎車之輪無輶，無輶則無輶。《說文》曰：無輶謂之輶。鄭注：《儀禮》曰「輶」與《雜記》作「圍」。若然，椎車無輶，合大木爲輪，其形如椎，故謂之椎。亦謂之圍矣。無輶不曰輪故古止名爲椎車。今謂椎輪者，散文可通也。陸機《羽扇賦》曰：玉輅基於椎輪。大輅卽玉輅也。見孔氏《尚書疏》引鄭注。步瀛案：曾引《淮南》見《說林篇》。《鹽鐵論》見《非鞅篇》。又《散不足篇》曰：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二者對舉，則椎輪非卽棧車。向注非也。陳奐《毛詩傳疏》於《何草不黃》有棧之車」引《鹽鐵論》「椎車無柔」二句而說之曰：「柔」卽輪輶，車輶也。無輶謂無輶。無植謂無輶。孫詒讓《周禮正義》於《春官·巾車》「士乘棧車」亦引此二句而說之曰：「柔」卽「輶」之省。無植，蓋謂無輿上式較輶輶諸材，僅以竹木縱橫編之如棧棚，故曰棧輿矣。步瀛案：孫說與《說文》言棧車合，是也。《考工記·輪人》曰：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鄭司農曰：牙謂輪輶也。世閒